

宋論

冊三

宋論卷七

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譔

哲宗

極重之勢。其未必輕。輕則反之也易。此勢之必然者也。順必然之勢者。理也。理之自然者。天也。君子順乎理而審因乎天。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。天未然而爭之。其害易見。天將然而猶與之爭。其害難知。爭天以求盈。雖理之所可。而必過乎其數。過乎理之數。則又處於極重之勢。而漸以嚮輕。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。之必漸以消也。爲天下樂循之。以不言而辨。不動而成。使天下各得其所。巍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。夫天之將然矣。而猶作氣以憤興。若旦夕之不容待。何爲者邪。古之人知此也。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。察其數之將消。居貞以俟。徐起而順衆志以圖成。湯之革夏。

武周之勝殷。率此道也。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。漢武帝銳意有爲。而繁苛之政興。開邊牟利。淫刑崇侈。進羣小以荼苦其民。勢甚盛而不可撲也。然而溢於其量者。中必餒。馳於其所不可行者。力必困。怨浹於四海者。心必怵而不安。故其末年。罷兵息役。弛刑緩征。不待人言之。淳至而心已移矣。圖已改矣。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。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。因其漸衰之勢。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。於是而武帝之虔劉天下者。日消月沈。不知其去而自已。無他。惟持之以心。應之以理。一順民志。而天下不見德。大臣不居功。順天以承祐。承天之祐者。自無不利也。攷神宗之初終。蓋類是矣。當其始也。開邊之志。聚財之情。如停水於脆土之隄。而待決也。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。使一設而震動天下。以從其所欲。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。且引退。

而不能盡言。通國敢言之士。但一鳴而卽逢貶竄。羣小揣
意指而進者。喧不可息也。此勢之極重者也。然而固且輕
矣。安石之所執。以必爲者。爲之而無效矣。河不可疏。而淤
田不登矣。田不可方。而故籍難廢矣。青苗之收息無幾。而
逋欠積矣。保馬之孳息不蕃。而苑牧廢矣。民怨於下。士怨
於廷。而徹乎上聽矣。高遵裕之敗。死尸盈野。棄甲齊山。而
天子且爲之痛哭矣。安石則不肖之子。撓之於內。反面之
黨。訟之於廷。神宗亦不復以心膺相信。鄧綰呂嘉問且嬰
顯罰。王安禮糾兄之過。而亟進升庸。手實方田。自安石剋
者。皆自神宗而報罷矣。使神宗有漢武之年。其崩不速。則
輪臺之詔。必自己先之。弗待廷臣之亟諫。蓋否極而傾。天
之所必動。無待人也。幾已見矣。勢已移矣。則哲宗立。衆正
升。因其欲燔之餘燄。撤薪以息之者。平其情。澄其慮。抑其

怒張之氣以泄之。其不可行者。已昭然其不可行。無所利者。已昭然其有害。倣而弗爲之修。弛而弗爲之督。三年之中。如秋葉之日向於凋。坐而待其隕矣。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。弗能須臾忍也。曾霍光之弗若。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。而養天下於和平哉。牛之鬪虎已斃。而鬪之不已。牛乃力盡而死。安石旣退。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。呂申公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。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。無安石博聞彊識之學。食淡衣麤之節。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。操之已蹙者。畏之已甚。疾之已亟者。疑之已深。授之以不兩立之權。而欲自居於畸重。則昔之重在彼者輕。而今之重在諸公者。能長保其重哉。天方授我。而我不知。力與天爭。而天且去之矣。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。天者。理而已矣。理者。勢之順而已矣。此之不察。乃

曰天祚社稷。必無此慮。天非不祚宋也。謀國者失之於天。而欲強之於人。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。

畢仲游之告溫公曰。大舉天下之計。深明出入之數。以諸路所積錢粟。一歸地官。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。而虐民之政。可得而蠲。大哉言乎。通於古今之治體矣。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。不能從者。爲政之通病也。溫公不免焉。其病有三。一曰。惜名而廢實。二曰。防弊而啓愚。三曰。術疏而不逮。天子不言有無。大臣不問錢穀。名之甚美者也。大臣自惜其清名。而又爲天子惜。於是諱言會計。而一委之有司。是未察其立說之義。而蒙之以爲名也。不言有無者。非禁使勿知之謂也。不於有而言無。以求其溢。不於無而計有。以妄爲經營。知其所入。度其所出。富有海內。不當言無也。不問錢穀者。非聽上之糜之。任下之隱之。而徒以自標。

高致也。出入有恆。舉其大要。業已喻於心。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。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己而去之。此浮薄子弟之所尚。而可以爲天子。可以爲大臣乎。自矜高潔之名。而忘立國之本。此之謂惜名而廢實。習以爲尚。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。其惑久矣。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。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。知之則侈心生。於是而幸邊功。營土木。耽玩好。濫賜予之情。不可抑止。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。惟使知富而已。禁使勿知。而常懷不足之心。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。尤其大謬不然者。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。豈憂財之不足。而爲之衰止哉。高緯孟景劉鋹僅有一隅。物力凡幾。而窮奢以逞。漢文惜露臺之費。非憂漢之貧也。奄有九州之貢稅。卽不詳知其數。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。雖至愚暗。不慮其無餘。唐元宋真。既有汰心。侵令日告虛。

楊抑且橫征別出。夫頰眉坐歎而相戒以貧。鄙野小人。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。欲止天子之奢。而勿使知富。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。惟人提掇而後可乎。爲新法者。本以北失燕雲。西防銀夏爲憂。則亦立國之本圖。固不當以守財坐嘆。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。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下也。乃若術疏而不逮。則雖博練如溫公。吾不能信其不然矣。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。畜積之實者有故。方在青宮之日。旣無以此爲其所宜聞。而詳告者矣。迨其嗣立。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。勿論已。卽在厲精之主。總其要。不能察其詳。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。而弗容亟問也。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。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。乃其童之所習。長之所游。政暇公餘之所涉獵。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。而所聞所知者。概可見矣。下者詞章也。進而上焉。議論

也。又進而上焉。天人性命之旨也。卽及於天下之務。亦上推往古。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。而當世出納之經制。積聚之盈歉。未有過而問者。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。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。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。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。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。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。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。上溯威烈。下迄柴氏。井井條條。一若目擊而身與之。然至於此。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。徒見其東流。而不知歸墟者。何天之池矣。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。度支之所餘。內府之所藏。州郡之所積。計其多寡。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。固有莫捫朕舌。而終以吃吶者。則學之不適於用。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。其能免乎。夫王安石之惟不知此也。故妄億國帑之虛。而以桑孔之術。動人

主於所不察。元祐諸公欲詘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。則相憫相值。勿問貞邪。而各以時競。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。其交誅也必矣。夫惟大臣之不由此爲務。而俾天子之卒迷也。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守之者胥隸也。掌之者奄宦也。腐之者暗室也。籍之者蠹紙也。湮沈而不可問。盜竊而不可詰。嗚呼。此皆蔀屋小民。粟粟而穫之。絲絲而織之。銖銖而經營之。以效立國久長之計。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。而君臣上下交置之。若有若無之中。與糞土均其委棄。智者所不能自己。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。天子大臣。非山椒水涘。攜杖觀雲之畸士。而曰此非所宜知也。則孔子曰。足食足兵。其爲俗吏之嚆矢與。丁謂上會計錄以後。至熙寧元年六十年矣。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。民無流亡。國之所積可知也。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。一部

婁之於泰山。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。且舌橋而不能下。徒以氣矜。奚益哉。

易曰。天下之動貞勝者也。貞勝者。勝以貞也。天下有大貞三。諸夏內而夷狄外也。君子進而小人退也。男位乎外。而女位乎內也。各以其類爲辨。而相爲治。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。而爭勝矣。若其所治者貞。而所以治者非貞也。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。蕭望之之於恭顯。劉琨之於聰。勒陳蕃之於宦寺。不勝而禍不旋踵。小勝而大不勝。終以裁及其身。禍延於國。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。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。元祐諸公昧此。以成紹聖以後之禍。善類空。國事亂。宗社亦繇以傾。亦慘矣哉。新法之爲民病甚矣。諸公順民之欲。急起而改之。不謂其非貞也。卽疑於改父之非孝。而奉祖宗之成憲。以正先君之闕失。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。

乃改之者。諸公不自任其責。嗣君不與聞其謀。舉而仰聽於太后。於是盈廷之士。僉曰。后。堯舜也。普天之下。胥曰。后。堯舜也。乃至傳之史冊。而後世道聽之說。猶曰。后。堯舜也。取后而躋之堯舜。曰。后。堯舜矣。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。曰。堯舜。后。邪。故曰。擬人必於其倫。倫者。不相奪也。諸公躋后而堯舜之。羣小抑后而呂武之。以倫求之。呂武雖不肖。猶其等倫。而堯舜懸絕焉。則呂武之說。足以爭勝而亡忌。倫也者。類也。天之生是。使別也。草與木並植。而芝蘭之芳。不可以爲梁棟。鳥與獸並育。而翟雉之美。不可以駕戎車。天子與后敵尊。而母后之賢。不可以制道法。非是者。自喪其貞。而欲以勝物。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。天所弗佑。祖宗之靈所弗憑依。天下臣民。亦懷疑而其情不固。不貞者之不勝。古今之通義。不可違也。哲宗之立。雖僅十齡。乃迨高

后之殂。又七年矣。后一日不亡。帝一日不得親政。則此七年者。月之朗於夜。非日之昱於晝也。旦晝雖陰。而以炤物。其能俾人洞見者。視月遠矣。天子雖幼。而以涖衆。其能俾人信從者。視后多矣。而不但此也。位尊權重。可以惟其所爲。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。自非上哲。亦惟其名而已。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。而已不與。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。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。而已不與。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。實則資己之權藉。以爲之名。則去之。嚴父不能得之於子。而爲人臣者。欲以得之君。不已悖乎。新法之弊。神宗之暮年。亦自知之矣。永樂之敗。悔不用王安禮之言。王安石子死。魄喪。其志已衰。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。而神宗已厭之矣。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。而見黜矣。蒲宗孟詆司馬君實。而見訶矣。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。則使當

國者述神宗之志。以遺詔行之。蠲青苗之逋欠。弛保馬之孳生。緩保甲之練習。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。告以民生之艱苦。示以祖法之寬宏。次第而除之。使四海慕新主之仁。而不掠美以歸。牝雞之蹏曙。夫豈不可必得者。計不出此。擁女主以行其志。后一日不死。天子一日隅坐畫諾。如秉筆之內豎。奉教而行。卽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。其能頽首以聽焉否邪。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通乎變者。非也。溫公之所不足者。正未能貞也。貞之大者。天之經也。地之義也。人之彝倫也。事之綱紀也。以陰禦陽。以女制男。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。以小人治君子乎。坤之初六曰。履霜。堅冰至。當坤之初。陰無失德。非有堅冰之禍。而發端之始。與乾相革。則所秉不正。在希微之閒。而詭於其塗。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字。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。

也。溫公胡不聞焉。嗚呼。國之將亂也。黃髮耆臣老死而無與繼者。神宗之季年。韓富二公先後而逝。文潞公雖存。年已遲暮。且仁柔以召物議。衆望所不歸也。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。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。持德威以翼戴。當元祐三四年閒。撤太后之簾。以興革之權。進退之柄。歸之天子。則羣小無言可執。無隙可乘。而國定矣。溫公權藉既輕。道亦遜焉。徒恃愚氓浮動之氣。遷客躍起之情。迫於有爲。而無暇擇焉。其能濟乎。權輕者。非勢之勝也。道遜者。非理之貞也。捷反捷覆。捷興捷廢。天下皆喪其貞。則□貞之失先之也。故曰。古今之通義。不可違也。

置一說之短長。以通觀一時之措施。則其治亂安危。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。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。無有爽也。哲宗在位十有五年。政出自太后者。凡八年。哲宗親政

以還。凡六年。紹聖改元而後。其進小人。復苛政。爲天下病者。勿論矣。元祐之政。抑有難於覆理者焉。紹聖之所爲。反元祐而實效之也。則元祐之所爲。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。且啓紹聖而使可效者也。嗚呼。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。天子進士以圖吾國。君子出身以圖吾君。豈借朝廷爲定流品。分清濁之場哉。必將有其事矣。事者。國事也。其本君德也。其大用治教政刑也。其急圖邊疆也。其施於民者。視其所勤而休養之。視其所廢而修明之。拯其天災。懲其吏虐。以實措之安也。其登進夫士者。養其恬靜之心。用其方新之氣。拔之衡茅。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。豈徒紹聖哉。元祐諸公之能此者。幾何邪。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。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。而以入告者。劉器之諫覓乳媪而已。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。勿以暑廢而已。范淳夫勸帝

以好學而已。自是而外。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。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。其進用者。洵非不肖者矣。乃一惟熙豐所貶斥之人。皇皇然力爲起用。若將不及。豈新進之士。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。樹百年之屏翰者。而徒爲嶺海遷客。仲久鬱之氣。遂可無曠天工乎。其恤民也。安石之新法。在所必革矣。頻年豈無水旱。而拯救不行。四海豈無冤民。而清問不及。督行新法之外。豈無漁民之墨吏。而按劾不施。觸忤安石之餘。豈無行惠之循良。而拔尤不速。西陲之覆敗孔棘。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。契丹之歲幣屢增。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。夫如是。則宋安得有天下哉。一元祐諸公。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。馬呂兩公。非無憂國之誠也。而剛大之氣。一洩而無餘。一時螻屈求伸之放臣。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。惓惓自得。出不知有志